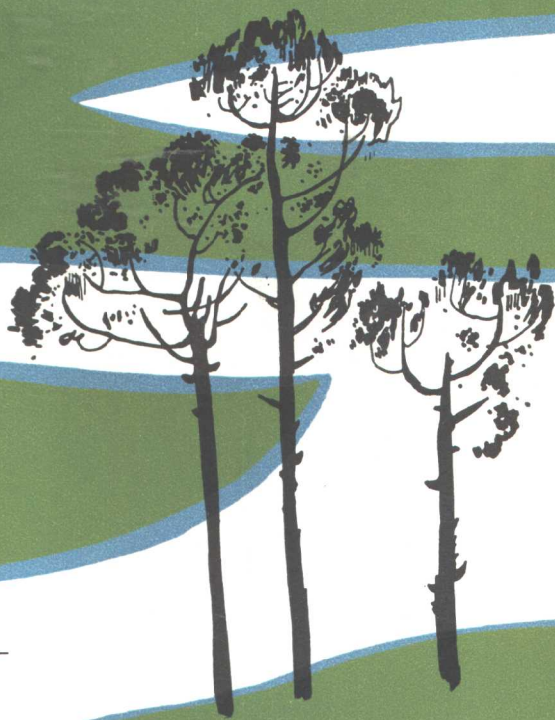


洛东江

严 端 雄



当代外国文学

洛 东 江

〔朝鲜〕严端雄 著

杨永骝 赵 习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업 판 농
락 등 강

据조선문예출판사 1972 년版译出

装帧设计：秦 龙

洛 东 江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插页 2

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 10208·14

定价 0.59 元

—

解放了汉城的人民军部队，正日夜兼程，继续向南挺进。

伸向南方的公路上挤满了行军的队伍。一队接一队的步兵行列，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坦克、自动炮、摩托车、大炮牵引车以及弹药车辆，川流不息地向前奔驰。遵照最高司令官“不给敌人喘息机会”的命令，部队必须快速前进。因此，部队和部队之间，兵种和兵种之间，都在这条公路上你追我赶，竞相走到前头去。碰到这种情况，机械化部队和炮兵常常是要享受特权的，步兵给他们把路面让出来，撤到公路的两侧。

坦克和自动炮发出震耳的隆隆的响声，疾驰在步兵让出的大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轮辙；黄土滚滚，腾空而起。

巨大的大口径炮也开过来了。炮车拖着沉重的履带，减低了速度，缓慢地从步兵中间穿过。长长的炮身上伪装着野草和树枝。

南方的兄弟们列队站在路边和村口上，挥舞着彩旗和花束，向着浪涛般滚滚向前的人民军部队欢呼。每逢部队经过，他们都一遍又一遍地高呼“金日成将军万岁！”“朝鲜人

民军万岁！”等口号。一支部队刚刚穿过喜泪盈眶、汗水淋淋的欢迎群众，下一支部队紧接着又出现了。

天气炎热异常，大地在三伏天烈日的曝晒下，象火块一样蒸腾着热气。战线愈向南移，天气愈热，连青蛙也热得在草丛中存身不住，蹦来跳去，到处寻觅水坑；山山野野的树木都低垂着绿叶，象遭了霜打的南瓜叶子。

行军中的战士们一遇到水，先要痛饮一番，再把头部淋湿；这样还不够，把毛巾也浸了水，才插进队伍里去。

在炎热得喘不过气来的天气里，随着碾压着大地象疾风似地奔腾向前的坦克车轮，随着战士们象走在火焰上的一个一个脚印，战线正迅速地向南转移！向南转移！……

战线已经向南转移了很远，因为敌机轰炸得利害，部队主要是在夜间行军，白天只有个别军人在大路上行走。这时，在大田东南，距离洛东江不远的一条公路上，走着一位身背挎包、腰挂手枪的年轻军官。他身材匀称，不高不矮，满脸都是汗珠，后背也被汗水湿透了，军服紧紧贴在身上。但是，他一个钮扣也没有解开，腰间端正地系着一条军官皮带。单看他那身整齐的军服和象镜子一样闪闪发亮的皮带上的铜扣环，就知道他不是个刚刚穿上军装的人。尽管他的军服被汗水浸得透湿，皮靴上满是灰白的尘土，但仍然可以从他身上看出军人的严格的生活习惯和坚强的性格。他的脸被阳光晒得黑里透亮，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好象能把人的一切都看透似的。当他皱起双眉凝视前方的时候，那

充满机智的目光越发显得锐利。他就是团作战参谋崔敬民。他顾不得擦掉额角流下来的汗水，迈大步急急地向前赶路。

崔敬民刚一出医院，就被任命为步兵营的营长，天一亮便急急忙忙地上路了。他这次要去的团，与他原来所在的团同属一个师领导，所以对他来说并不生疏。虽然路程不远，可是因为部队正在行军中，要赶上队伍就非加快步伐不可。

这次，他在师军医所治了两个多星期的伤。他是在部队越过三八线，进攻敌人重要的军事阵地之一的洞头里时负伤的。当时，他在前线执行任务，左肋中了敌人的弹片。开始，伤势不重，并不影响走路，所以只在团军医所治疗一下，就回了部队。不久前，伤口有些恶化，他又到团军医所去治疗，没想到团军医长说他的伤口不妙，要他立即住院。崔敬民微笑着拒绝了军医长的建议。军医长变得严肃起来，说伤势虽轻，如果掉以轻心也会引起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军医长真够固执，当场就给团长挂了电话。就这样，崔敬民被军医长强迫着住进了师军医所。他住院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他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度日如年。他不想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医院里，尽量找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做。

他给战争开始后一直没有联系过的在后方的战友写了信，整理战斗日记，回忆他参加的重要的战役和战斗，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使他的心情镇定下来。

在他住院的日子里，担任第一梯队的部队一直继续马

不停蹄地追歼敌人。师军医所也多次随同南移。辉煌的战果和新的进攻消息，每天都不断地从前方传来，伤员们听了，个个振奋，崔敬民的心里也更感到焦灼不安。什么时候才能返回部队，重上前线呢？这时候，有一件事情使他 不平静的心情更加难以抑制。有一天，团侦察参谋来看望他，悄悄地告诉他一个干部调动的消息，说他已经 被任命为营长了。

这个意外而又令人兴奋的消息使崔敬民大为激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军官频繁调动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在他熟悉的同志当中，就有很大的变化。有的被调去担任了连营的指挥官；有的在部队的参谋部内部调换了工作；也有的背上背包返回后方，去参加训练新战士的工作。他们都坚决服从上级为争取战争胜利而采取的正确组织决定，二话没说就走上了各自的战斗岗位。但是，有一个愿望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率领部队开赴前线，去亲自消灭美国侵略者，而这种心情都掩饰不住地流露在每个人的脸上。今天，这种人人都希望得到的幸运，出乎意外地降临到崔敬民身上。他感到幸福，兴奋得一宿也没有睡着觉。他闭着眼，在脑子里想象着今后将和他一起战斗的亲密的军官和忠诚可靠的战士们的面孔，想象着率领他们去参加消灭美国鬼子的振奋人心的战斗场面。

崔敬民再也抑制不住焦躁情绪，好几次去找负责给他治疗的军医，要求赶快让他出院。那位和气的军医每次都拒绝了他，笑着对他说：军官同志都这么办，怎么去教育下面的战士呢？崔敬民只好又安下心来，开始埋头学习。他系统、

深入地学习了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就敌人武装进攻问题向全体朝鲜人民所作的广播讲话和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日关于粉碎美帝正规武装进攻的广播讲话,以及祝贺解放大田的电报。崔敬民越是深入学习领袖指明胜利前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命令,越是无法抑制内心的焦急。天才的军事战略家、最高司令官同志为了早日取得战争的胜利,命令人民军部队:在现阶段,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提高部队的机动速度,包围歼灭敌人。

绝世的爱国者、卓越的军事战略家、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反复强调,必须在美帝国主义者投入大量兵力之前,争取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在祖国的疆土上。目前,朝鲜人民军全体官兵坚决执行最高司令官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方针,为了取得祖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正争分夺秒,进行着最后的决战。他想到在这样严峻的时刻自己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白白地消磨时光,象犯了罪一样感到难受。夜里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再也忍受不了医院的这种生活了。

这天,崔敬民住院已经整整两个星期了。一清早,他趁伤员们还没有醒,赶紧起了床。他做好一切出发的准备之后,用包苹果的纸写了一封道歉信留给为他治疗的军医同志,就离开了医院。他沿着公路走了一会,蓦地停住了脚步。军医的和善的面孔浮现在他的眼前,好象又对他说:军官同志都这样办,怎么去教育下面的战士呢?是呀,他自从参军以来,从来还没有违反过军事纪律。怎么办呢?他失去了迈步的勇气,站在公路上犹豫了一阵子,只好又返回了军医所。

他想，要出院也得办了正式出院手续才行。

崔敬民的不辞而别，大出人们的意外，在医院里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当人们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他慌慌张张地回来了，引起大家一阵大笑。在场的军人和护士都笑了，崔敬民自己也不由得笑起来。军医同志笑了一会，一句话没说，就给崔敬民办理了出院手续。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不论用什么办法，也不可能把崔敬民留住了。

崔敬民一出现在团观测所，就使团长吃了一惊，仿佛是说：怎么这样快就出院啦？他带着不放心的神气又是看崔敬民的伤口，又是询问治疗的经过。后来听他说话的声音洪亮，又看他走路步伐矫健、有力，团长才消除了疑虑，叫来了人事参谋，向他传达了上级调他担任×团第一营营长的命令。看得出来，团长是舍不得把他这个得力的干部调走的，他带着惜别的表情挽留崔敬民和他一起吃顿晚饭。但是，崔敬民借口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移交，便离开了团观测所。他觉得他留在这里，极度兴奋的心情是很难平静下来的。长期和崔敬民一起在参谋部工作的许多战友，都祝贺他获得这样的荣誉，同时由于即将要分别，又都露出恋恋不舍的样子。崔敬民遇到的每一个同志都向他表示祝贺；战友们羡慕他即将开始带兵的生活，亲切地和他开着玩笑；团后勤部为了欢送他，还诚心诚意地准备了饯行的晚餐。所有这一切，虽然都是些小事，但却使他一直沉浸在温暖和幸福的气氛里。参谋和作战秘书等参谋部的同志们，都是和他长期相处的战友，他们都依依难舍，恳切劝他休息一半天再走。但是，崔敬

民还是急着要走，想尽快到新的岗位，使心情安定下来。

一丝儿风也没有，烈日晒得公路滚烫。坦克和自动炮在夜间走过，公路上留下了无数的轮辙。轮辙里积满了尘土，一步踏上去，能陷到脚脖子。过了晌午，更是热得可怕。在火一样炽热的烈日下，大地上的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仿佛都失去了灵魂，停止了呼吸。崔敬民本想在树荫下休息一会，但立刻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脚步迈得更快了。他头顶七月的烈日，脚踏火烫的大地，充满深思和热情的眼睛注视着前方，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军官同志！……”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喊声。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一个短发的女战士正朝他跑来。她身上背着一个药箱，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护士。也许是师军医所的护士同志吧？

女战士越来越近。他目不转睛地注视她的面孔：不，不是师军医所的护士，面孔一点也不熟悉。她有什么事情呢？崔敬民站在公路上，等着她走过来。姑娘来到崔敬民面前，想先缓口气，一时没有说话。她的军服被汗水湿透了，红扑扑的脸上也流满了汗水。在这样的大热天，她跑得这样急，看来一定是有不寻常的事情。姑娘缓过气来，才开了口，问崔敬民看见过两个伤员没有。

“一个是上等兵，头上缠着绷带；另一个是班长。我正护送他们到师军医所去，半路上忽然不见了。他们欺骗了我。”

姑娘声音里带着哭腔，一面说着，一面还在急喘着气。

崔敬民回答很简单：没有看见。护士非常失望，急得都要哭了。崔敬民面对着这个两眼含泪的、可怜的姑娘，心里有些发慌，不知如何是好。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呢？或者想个什么办法来帮助她一下？他想不出办法来，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护士似乎也看出来从这位硬梆梆的军官这里不会得到帮助，立即转过身去，又往回跑去了。

两个伤员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干嘛要姑娘这么着急呢？他们一定也是和自己一样，不愿离开战斗行列，返回部队去了。崔敬民这样想着，久久望着向岔路口走去的姑娘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又迈步赶路。

二

团指挥部设在距离大路约五里路的一个山谷里；分设
在山谷入口处的山腰上的团直属队正在准备晚餐。崔敬民
打算先看望一下团参谋长，便走进架满了电话线的团参谋
部的帐篷。

团参谋长徐仁奎是一个急性子的聪明人，一双不大的
眼睛炯炯有神，薄薄的唇边和瘦削的下颏上长满了浓黑的
胡须。他头脑清醒，精明能干，有同时处理各种复杂工作的
本领。他本人有这样的自信，同时也为大家所公认。

崔敬民走进帐篷的时候，他正在和作战秘书面对面坐
在那里研究一份起草的文件。他背对着帐篷的入口处，崔敬
民刚喊了一声“报告”，他已经从声音里判断出来人是谁，并
且立刻转过头来，连珠炮似地说：

“啊，敬民同志来了！那边坐吧！你是怎么搞的，这么晚
才来？”

崔敬民说明着来迟的原因，但徐仁奎还没有等他讲完
就对作战秘书发起脾气来，批评他没有按要求起草好文件；
接着，他头也不回地问崔敬民是不是交代完了工作才来的。
这次，他依然没听完崔敬民回答，又向作战秘书一一指出文
件上的错字，直到在文件上签了名，才向崔敬民走过来。他

面带笑容，用他那双闪着智慧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仔细地端详着崔敬民的面孔。

“太好了！真叫人高兴！今后我们就在一起战斗了。”他伸出右手紧紧握住崔敬民的手，把左手轻轻地放在崔敬民的肩膀上说。“这不象话，让你久等了。见到你，真叫我羡慕。能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那实在是幸福！至于我，该怎么说呢？看起来是在前线，其实干的是后方工作，完全成了行政工作人员啦！”

他说话时的表情，显得那么柔和，就象对最亲密的朋友说知心话一样。

崔敬民微笑着，没有说话。他知道徐仁奎嘴里虽然这么说，其实他对自己担任的职务怀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自豪，而且一心扑在工作上，干得非常带劲。

崔敬民在军官学校的时候就认识徐仁奎了，不久前在行军的路上又见过一次面。徐仁奎天生是个急性子的人，不能说他没有一点儿短处，但是比起他的长处来那就算不了什么了。他对事业的坚定的信念、敏锐的洞察力、灵活的头脑和非凡的才干，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对上对下的谦虚、坦率的性格，任何时候都给人以好感；而且他还有一种美德，那就是平等待人，包括对下面的战士。

“敬民同志，你去见见团长吧！他几天前就在等你了。不过你一定要回来和我一起吃晚饭。一言为定，我等着你。”徐仁奎轻轻地推了他一下说。

团观测所设在参谋部的上面——山谷的尽头。

崔敬民沿着山谷向上攀登。他还没想好见到这位久别的老首长第一句话应该从何说起，心怦怦地直跳。真是巧得很，团长正坐在树荫下理发。一位面孔红润、略带几分稚气的年轻军官先向崔敬民走了过来。

崔敬民立刻看出他是团长的副官，迎上去对他说：

“我是新调来的第一营长，来看望团长的。”

“请你稍等一等，你看，团长在理发……”

副官说着，朝柿子树下使了使眼色。这时，传来崔敬民熟悉的吴玄武的声音：

“是敬民同志来了吧？快，快过来嘛！”

崔敬民从面带诧异表情望着他的副官面前走过去，来到围着白围巾、坐在树墩子上的吴玄武身旁。

“刚到吗？很久不见了，握一握手吧！”团长高兴地望着崔敬民说，从围巾底下伸出手来。

因为他坐得低，崔敬民便俯下身去握住了团长的手。多么温暖的手啊！他顿时产生一种回到亲人身边的感觉。

“身体好吗？没出什么事吧？现在是战争呀……你已经尝过了火药的味道，觉得怎么样啊？”

吴玄武团长扬起双眉，望着崔敬民的面孔说，额头上露出道道皱纹。

理发员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上等兵，直担心把团长的头发给理坏了，要求他背对崔敬民转过身去。

“好，快一点理吧！”他欣然地听从了理发员的要求，把脸转向左边，坐正身子，尽量使理发员感到方便些。

过了一会，吴玄武又问崔敬民道：

“你怎么现在才来？几天前我就在等你，都把我给等急了，今天早晨给×团团长挂了电话，才知道你刚刚动身。你这个人……”

理发员深深叹了口气，不得不轻轻把团长的头扳转过来。

吴玄武也着急，两次催促理发员，问他还需多长时间才能理完。

理发员终于收起剪刀，解下吴玄武身上的围巾抖了一阵，然后拿出刮脸刀，准备在团长的脸上擦肥皂。然而，吴玄武却掸了掸身上的碎发，站起来说：

“行了，行了，不用你刮脸了，以后我自己来吧。”

理发员拿着刷子站在一旁发愣。吴玄武从他手里接过肥皂，很快洗完了脸，来到崔敬民身旁坐了下来。

他的脸被阳光晒得黑了一些，身体比以前更结实了，精力也显得更加充沛。

崔敬民真想把内心所感受的喜悦和对团长的崇敬之情一五一十地都讲出来，可他一向是个沉默寡言、不善于言谈的人，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来。

团长兴奋的心情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从他脸上的表情、说话的声调以及无言的动作中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吴玄武就象一位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老校长见到亲手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学生时一样高兴。

吴玄武在敬爱的金日成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光

荣的抗日武装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了朝鲜，回到了梦寐以求的祖国。

经过十五年的艰苦斗争，祖国解放了，当人们还沉浸在欢乐和兴奋中的时候，新的革命任务又摆到了抗日革命战士的面前。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祖国，革命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又把新的革命任务交给了抗日战士们。他们有的走向工厂，有的走向农村，为人民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踏上了贯彻金日成同志制定的革命路线和方针的新的征途。吴玄武参加了人民武装的建设工作，负担起培养军事后备力量的新的战斗任务。

他最初认识崔敬民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初冬。那时，吴玄武来到人民军的前身——保安干部训练所的一个新队员接收站。他走进临时借用的一个学校的运动场，接收新到的一批队员。由工厂和农村的党组织选送来的队员，每天都在这里集中。一百多名新队员排着整齐的队形站在宽阔的运动场上。吴玄武手里拿着新到队员的名单，绕着队伍走了一圈，突然在一处停了下来。一个头发蓬乱的小青年站在队伍的最后面，穿的衣服又脏又破，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时候，广大工人和农民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长期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生活还很穷，别的队员也都穿的比较破旧。可是，他们的破粗布衣服，经过拆洗、缝补，显得又干净又整齐；因为已经下过了第一场雪，他们大都不是穿上了冬内衣就是穿上了棉衣，唯独这个小青年与众不同，还穿着汗渍斑斑的工作服，脚上穿了一双破烂的劳动鞋，脸色冻

得发紫。吴玄武想走开，不知为什么却抬不起步子。他想起了自己给地主当长工的往事和参加游击队时的情景。列队站在那里的新队员的视线，全都集中在吴玄武和那个小青年的身上。

“同志，你是哪里来的？”吴玄武问道。

“从××矿山来的。”

“叫什么名字？”

“崔敬民。”小青年大大方方地望着吴玄武回答说。

吴玄武站在那里翻阅着手中的名单。奇怪得很，矿山送来的名单中找不到他的名字。

“好吧，等一会你到办公室去一趟。”

吴玄武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后来，矿山送新队员的领队交来了队员身体检查表，吴玄武才问他名单上为什么没有崔敬民的名字。

“甬提了，这个小家伙可把我们折腾苦了！”领队——矿山劳动部长沮丧地说。

原来崔敬民不是矿山正式推荐来的，是他自己闹着非要参军，跑了几百里路，一直跟到了这里。矿山不推荐他，倒没有别的原因，别看他个子挺大，年龄还小哩！

“他是一个本质很好的同志，父亲是矿上的老工人，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后来，他母亲也在贫病交加中含冤死去。他成了一个孤儿，连小学也没上完，就到了矿上和大人一起干活了。他聪明，要强，不论干什么，都不亚于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的性子是够犟的，可是既然来了，怎么办呢？要